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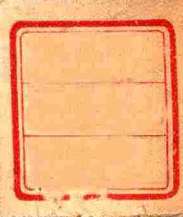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歐 陽 永 叔 集

(五)

歐 陽 修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歐陽永叔集

(五)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居士集

## 卷三十六

### 墓誌銘七首 碣一首 附

####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  
諸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  
怡一作從容。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得一作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讷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旣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紉纒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河

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襟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君曰一有胡氏胡氏世爲某一作世某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縣令以卒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四字無此大年今爲鄴州原武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爲母

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此無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此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常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爲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尙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於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卽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於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灑。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於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尙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織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旣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匱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

述焉。嗚呼。可爲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其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幘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於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爽。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父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附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居貧一作吾貧

【徐氏墓銘】千里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爲二字

【李氏墓銘】于仲一作平仲

卷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繪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

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郭士選。次一作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時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

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漢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都尉。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於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來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尙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諤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愷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眞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

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襄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來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猷。世庸。一作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纘令煊。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遊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晦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饗之配也曾祖隱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彘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尙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仲饗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尙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儂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

葬於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疑。

【賈氏墓銘】祖官至。闕其名。

【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膺。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擯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於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卷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坼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卽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輾動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此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請本作頌，疑頌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



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粲至潁潁之吏民見粲一有號泣一有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尙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述。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善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尙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特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卽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一一作E能有

【許公壽狀】全惟岳全恕本作金

卷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匣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尙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瑠。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踈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者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一有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此一字無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峯。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白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眞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皆怒而有息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

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一有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

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

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

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

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

歎哉。一無此因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圖記爲俎豆籩簠爵簋簠。凡

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無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與行而此無風俗純美。

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一無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一作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所在一有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濁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彙誌。醴泉觀使爲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于萬里于石本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掉石

作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之停留也石本作彈舟人至此。一作舟人之至此朝奉郎三字之停留也石本作喜幸石本此字固爲下州石本

字。固爲一作廩與俸一作守朱公能朱一愷悌石本作數大豐一作類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之一焉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太平之功一無之爲其邑其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知州事石本此字下人不以爲多石本無人字世家于吉于石本

入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字婚石本長幼石本作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之所一作之處道其有而此上一字以與民共樂以一作而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宴適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按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授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卷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



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所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自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

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者一有字著于三四，一作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一作登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此字無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斂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一作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一作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颺颺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此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安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

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字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一作帛。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止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此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三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州字無。即劉。乃劉。

【東園記】監軍。石本作。鹽軍。芙蓉。一作。美。藥。暫。石本。

【浮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問於。石本無。而不得兼。而。

【有美堂記】又有一必有。

【御飛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有於字。

卷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之一作。嘗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二字無。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緹。纓。纓。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設。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變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作遠大者。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則又辯博放去，一作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三字。是固一無能識夫其一作遠大者矣。雖子何何字一信可，以勗焉，一作因其志廣其說，一作爲之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敍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喜。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卓卓著見一作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僂偃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有字。

集古錄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本一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此一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此一無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奇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于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之表此下。章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

【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一無秘字。江濤一作濤。

【惟儼文集序】其戶一無其字。世俗一事。文章一作文辭。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一無棄字。去聖此下。次比一作次第。

【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宜與一作宜爲。而人一作而世。

卷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禍福一作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之於髮。績一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一作之書。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二赴劍浦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不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廩。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掣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會生來自南豐。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彙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則往往失多而得少。於所得多呼。二字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會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一無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尺尺度。而有司一有遺字。棄之。可怪也。然會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堅其守。予初駭。一作其文。一有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有一穫。則豈不多邪。會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會生者。然會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者。豈能。予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得也。失二字。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

荆南五代之時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留字數日乃去一作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一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於人者緊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

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差，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二字一作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遠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爲字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sup>一有</sup>。周於生。而生尤好<sup>一有</sup>。易。常以講於子。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sup>一終</sup>。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sup>著一作尤明</sup>。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也<sup>一有</sup>。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sup>畫卦一本</sup>。五爲夬<sup>畫卦一本</sup>。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sup>一作以</sup>。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此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書。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排去。傅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sup>最</sup>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七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sup>一</sup>無<sup>其</sup>字。京師之人<sup>四</sup>字<sup>一</sup>作<sup>夫</sup>。

【送田畫序】十三<sup>四</sup>四<sup>一</sup>五<sup>一</sup>十<sup>一</sup>其在<sup>一</sup>存<sup>一</sup>爲蜀所侵<sup>四</sup>字<sup>一</sup>作<sup>入於蜀</sup>。如一郡縣吏<sup>一</sup>作<sup>若取</sup>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sup>一</sup>作<sup>最有功故當時</sup>于家<sup>一</sup>反<sup>一</sup>衣<sup>一</sup>反<sup>一</sup>以<sup>一</sup>通<sup>一</sup>敏<sup>一</sup>精<sup>一</sup>敏<sup>一</sup>三<sup>一</sup>峽<sup>一</sup>此<sup>一</sup>下<sup>一</sup>以<sup>一</sup>取<sup>一</sup>而<sup>一</sup>取<sup>一</sup>。

【謝氏詩序】泯沒此下有必字。

【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一作祿。豈必一作皆必而忘一作而亡。又失一作久失。三月五月一作一月。

【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一陰。直可決之一作則可。泰交而大一作大。用其剛一作無。以正以禮以說以和宋文粹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一作而。君之力學四字上一。施之於事一字無。

### 卷四十三

#### 序七首

#####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

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子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子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然。一作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此字無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字無周益一作有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有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侑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侑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侑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侑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

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

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于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纒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纒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尙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句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sup>一作怨</sup>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sup>一作詩</sup>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



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帝王世次圖後序

余旣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

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祕書丞宋君序】爲相戒懼一無爲字久處一作

【廖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

【外制集序】諫職一作諫院盡道一作盡道

【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一作二篇

【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 卷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字無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日一有一少忘於心。此無此而意一作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穎。蓋將謀一有葦弊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請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儉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此字無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



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怨嫉。

怨恨無所無可。

【六一居士傳】曰吾家。

三字上一有對字。

所謂。

一作聊以。

所以。

無稱無補。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

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

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買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

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畷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粟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而宜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

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耕于一作耕於大商之不爲一作不自爲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作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困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尙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尙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愼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愼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

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爲可謂

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後世莫及八字超出一作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

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

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

之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

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

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不信。令頻改。則一有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

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一作相謂曰。且

未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

路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一作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

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也。用人之術。

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

一作太祖時。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

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

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

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常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

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

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

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效也

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

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懦弱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

一作效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

剛一作綱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

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

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

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

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

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入立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作有為多，不善用者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雖多而愈少也，此一無為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

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

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

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

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

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

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尙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

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

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

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

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

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

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

今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今若我能先

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

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取則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力一無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覓。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益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

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有賊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者。一作奸財利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公。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意。狂直甘俟誅夷。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雜詔言事】伏見。一作臣所採。一作年來伏思。一作臣惟善。一作蓋善其少。此下一敢言。一作敢曰漢武好用兵。一作漢武帝



立功一作收功服遼一作破遼威振夷狄一作加四海房杜一作魏房杜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國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外一事之不集此上一字十年不問此下一字皆當斬罪皆當斬所謂賞所是言其一二言一造作二字上一則不責功則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兵一九千人九一苻堅以百萬之兵兵一只用三千人有兵字愈少一作昔爲少破賊一作破虜不當七八萬當一勅勵勅一至於無人可用至於一授之授一賢豪一作英豪漢武好一作漢武帝好勅兵一作勅兵勅勵勅一仲尼曰語一豈無材智之臣材智之人動拘舊例拘一糾舉之術一作糾寬緩容一作寬姦一作縱天文變一作災於外一作其外事勢一作事理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稟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擿其大槩如此後人亦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